



陳
肇
英

商人暴行實錄

福建省抗敵後援會編印



士勇的士國衛捍



人類文明之毀滅者

敵人暴行實錄目錄

卷頭語

橫流偽國的王道政策

在敵人毒手下的東北三毒

安東的大屠殺

啼笑皆非錄

慘無天日的偽滿酷刑

在冀東偽組織下的人民慘狀

無異人間地獄的天津

平津日寇燃犀錄

一張慘痛的統計

目

錄

目 錄

敵人鐵蹄下的東北同胞

北平淪陷以後

日寇鐵蹄下之舊都

轟炸後的嘉興

敵機毀我文化機關

聞北火線上的工人

畧記四十年來日本人屠殺中國兒童事

慘酷的空襲

上海南京路一幕慘劇

不堪回首話金門

卷頭語

自敵人藉口蘆溝橋事件，大舉入寇，佔領我平津，封鎖我海口，到處轟炸市鎮，肆其毒燄。尤以戰區各地，獸軍所至，焚燒屋宇，劫掠財物，蹂躪婦孺，捕殺壯丁，備極殘酷，甚至文化機關及各友邦人士在華設立之慈善機關，亦被其摧燬至百餘所之多，種種滅絕人道之獸行，迭見中外報端，並經國聯大會及各國輿論痛加譴責，爲人類所共棄，爲世界之公敵，其崩潰滅亡實可翹足而待，茲將倭寇罪惡彙輯成篇，藉以激發我國民敵愾之心情，增強我國民復仇之志願，「最後勝利終屬於我」固可以自信而互信者也。是編多取材報端，掛漏在所

敵人暴行實錄

二

不免，然吾知凡有血氣之倫，讀未終卷，已怒髮衝冠，目眦欲裂矣。

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編者識

橫流偽國的王道政策

有人說、倭寇的所謂經濟合作，實在是帶有地質學的意義的。他們的意義是，以我們的勞力與土藏，來增加他們的資本。倭寇曾屢次聲明，對中國並無領土野心，所謂領土者，大約係指地皮或地殼而言，至於地下的寶藏，及築路的路軌，或降落在地下，或離出在地上，當然並不是倭寇所謂的領土。而倭寇無領土侵畧野心的最簡單的證明，就從下面的幾件大事上，可以看出。

一、苦力與教育並不是領土

東北的寶藏最富，中國的勞工最賤。倭寇強佔東北之後，當然是並無領土的野心的，主要的事情，就在築戰壕，造鐵路，與開採地下的富源。因為勞工價賤，所以我們山東及河北各地之寄留東北的開墾者，就成了他們的活機器。機器還要上煤，有的時候，也還要修理，但這些活機器。則每日只銷發幾個饅頭，就萬事齊休。這話怎樣說呢？中國在東四省的勞工

，統由倭人或朝鮮人的工頭押住做工。這些工頭的裝束，是一手拿皮鞭，一手拿紙烟，腰裏還掛上一枝手槍。工人每日只准吃兩餐飯，爲的是要節省時間——王道時間——。而所謂一餐飯者，也就是幾個冰冷石硬的王道饅頭。說到工錢呢？原是有，每日或三十文，或一百文，統由工頭估定而後給。但這估量得最公平的工錢，又即是最王道也沒有的一種代用品，就是一條白紙，紙上歪斜地寫上三十文或一百文的幾個字，就算工錢了。這些白紙條倒並不同冥國銀行紙幣一樣，却是有兌現處的，白紙條的兌現銀行，就開設在各工頭的手槍之上，皮鞭之下的地點。活機器做了一年半載，積起了許許多多的白紙條後，你若乖巧一點，不去要求兌現則已，一去要求兌現，則白紙條就馬上由銀行收回銷毀，由銀行再給你一種代用的貨品。這貨品，可不能再兌現了，因身上臉上的頓皮鞭，是沒有兌現處的；有時候，王恩大赦，碎的給你一粒手槍的王道子彈，也是沒有兌現處的。

其次是從事教育的勞工們了。偽國成立之後，將劣語（東北人發音，日劣一樣）認作了鬼語，（東北人發音，國鬼也是一樣）將我大中華的教本，完全改掉，這原是應該的，因這並不

是領土的侵畧。於是就有許多內容嶄新的新歷史新地理書出來了，如溥儀姓昭或姓屁，因為他的父親是昭和或屁和，細註裏更說鄭孝胥也呈請賜姓屁而照准了；或東四省本叫作劣本國，將來黃河流域，也要叫作劣本國之類。但所苦的是那些智識勞工們，他們講的時候，不許笑，當然也不許哭；並且也絕對不許說一句真話，提一提中華民國的四個字。如有違反，則站在課堂外的憲兵，就會請了你去。先叫你去磨刀，然後這一個教員就變成了兩截，一邊叫作『新鮮的頭腦』一邊叫作『反滿抗日的身體』；而這一齣把戲，統名之曰『自磨刀』，——這本來是北方菜館裏的一個名詞，係『拿來菜』的意思——而這兩碗拿手菜的享樂者，却是東北荒地裏的野狗之羣。

一二、沒收人民的財產金錢並不是領土侵略

偽國成立之後，東北人民在東三省官銀號，邊業銀行，奉天儲蓄銀行等處之財產，一律須無條件地沒收入劣寇之手。因為滿洲國要行王道了，除出劣本國人以外，本來的中國人，以後都可以不必再有私產及私款等麻煩的事情，這豈不是三代以上，有貨幣時代以前的王道

仁政？此外，仁政之上，還有德政，真要叫東北的老百姓感激涕零，或感激而至涕不敢零。德政唯何？就是凡在各金融機關，存款在三百元以上者，各准發還三百元。但有一條件，就是存款者須親自來領。這德政一宣布，老百姓自然是歡呼慶躍了啦，於是乎便有大批順民，擠向銀行而去。但是順民之來也如潮，而劣寇之獲也如山，一網下去，幾乎沒有一個漏孔。口實自然是頂王道的，他們說：『你們這些人，都是冒名頂替而來。』當然裏邊也有許多是做代理人的，但其中原有不少親自出馬者，對這些，他們又說：『你們這些還不夠順民的資格，要錢作什麼用？豈不是任意圖不軌麼？』於是這一批順民，就書跡無踪了，但他們的家裏頭，却沒有一家見到一個這次去取錢的人回來。這樣幾次一施德政，德政的功効，自然是大著，叫作雖有三百塊錢好領的人，也洩了王化，情願將自己的權利放棄了。

德政之後，還有義政，就是於詳細調查戶口表中，設下了一個經濟出入的項目。先問你有多少財產，每月有多少收入。幾月之後，發覺你每月收入得少，而支出却超過一二圓時，這就是共匪黨的接濟。這一家的滿門抄斬，是當然的事情，還有五家具連環保的人家，也不

分男女老幼的馬上來一個瓜蔓抄的老調。

義政的要義，自然是在公正不欺，假如於戶口表所填之每月收入欄下，發覺你收入有餘，支出僅少的時候，餘款當然是用不着，每月須繳入偽國國庫，作爲愛偽國獻金。若有吝而不繳或繳而不足時，當然豈圖謀不軌，又是一個公正無私的瓜蔓抄。

至於向外的匯兌送金呢？則有海關的精細調查表在，按表匯錢，不能多匯出一分一毫。但是比人口貨表少匯一點呢？這事實倒還沒有查明，可是王恩浩蕩，這大約是一定許可的，如外國之得自由滙金錢去偽國時一樣。

三、屠戮人民也不是領土侵畧

在王道橫行的東北通都大邑聽說亦有匪類很多。這些大抵是智識青年，中流以上的人家，及有親戚朋友之寄居在關內中國各地者。這些匪類的被捕，都是在侵晨及黑夜。東北各地郡會的住民，每有早晨起來，看見東鄰西舍的街坊，住民完全變過，財產洗劫得精光，面門口只貼一張此屋已收爲公有，請順民來買的告示。勦滅這些匪徒時，真是雞犬不驚，空氣也

不振盪，大家的視聽，一點兒也不會聳動，這是通都大邑裏的勦匪情形。

至於荒村僻壤，像三江村，湯原縣等地的勦匪辦法呢？更是簡單明瞭，情至義盡，王道得無以復加了。其道唯何？一是機關槍，二是大砲，三是石油火柴。凡是中國農民所住之村落，只教有二三壯丁，對劣本人稍有不遜行動者，就是匪窟，就有洗勦的資格。

可是劣本憲兵和朝鮮公民之間，也有很義俠的青年男子在內。他們見了這些匪窟裏的年輕女子，都先救出她一條命，拉上不知到什麼地方去。過了幾天幾夜，荒野的近邊，便又有身首不連的許多少女裸屍出現了，而這些裸屍的身上凸凹處，又都是血痕斑爛，妙不可言的

橫流在東北的王道仁政，這不過是小小的一端，此外還多得很多，等我驚魂定一定後，再來作詳細的報告。

在敵人毒手下的東北三毒

X X
烟
X X

每次從瀋陽的城南大街，或者從哈爾濱的傅家甸經過時，常常看見這樣的屋；屋子的面積並不大，往往是由先前舊廟宇改造成功的，用木板分隔成十個等邊，或者十二個長方形房間，於是，一個大的廟堂，便形成了許多的小屋子，每一個小屋裏，可以有三四人的容積，裏面的設置也極簡單，僅僅是兩張小床，和一張闌板凳，其餘只留着牆壁上的日本醫藥廣告了。

那裏面的每一間房子，每一個時刻都充滿了人：每一個人都灰白地躺在床上，用長的木孔鎗嚙住嘴唇，這些全是「滿洲」的土地老，和九一八以後落伍的兵士，却沒有一個日本人，據說，他們要是這樣子，就得送回國去，毫無通融地步。

這裏的主人是所謂高麗棒子，（現在日本人開設的也盛行了）這些高麗棒子是得着一大日本警察廳「允許的，而且是充分信任的（有些高麗的知識份子，是絕對反對日本的，所以要經過幾天的秘密調查纔得允諾），因此，在東北省的大部分的高麗人，敵人暴行實錄

全做這樣的買賣了；因為這種生意是不必自己化本錢的，只要「警察廳傳吸所訓練班」去報告一下，得着「絕對服從的證明書」就行；而且煙燈、煙槍等毒品用具，都由「政府」供給，所得着的煙資，高麗棒子「政府」各佔其半，從前給東北人十分輕視的高麗浪人，現在卻威武地做起好生意，並且反而來壓迫東北人了！

每天夜晚，我們可以看到被活生生吞進去的許多中國人，可是我們中國人爲什麼偏偏要進去呢？這是有着兩個大原因：一是在日本統制下的紗廠工人，差不多每天工作要在十六小時以上，女工，童工，也是如此，因此不得不走進去「振振精神」；另一個原因，則是日本人的廣告宣傳說是吸洋藥（卽是鴉片）可以增加工作効力，這是日本國××田郎的二十年來的研究經驗，所以，一般愚民都紛紛嘗試了。

以上所講小屋子的設備，是適應一些小資產階級的，至於下等人民和苦力等，則另所外有一個場所：

這個場所設在瀋陽設在萬壽宮左右的曠場上，在哈爾濱則設在長安門東面，往常用蘆

x x
娼
x x

簾搭成一個大棚子，大棚子的容積，可以納入四五十人，這裏只是躺在地下吸的，而且煙燈之類，也大都是破舊的老古貨。

大棚子的主人，仍是高麗人，不過這些高麗人是比較窮困的，都由幾十個集資開辦，專門適合一班大車夫和人力車夫的需要。

走到東北都市或者小市鎮的時候，我常常感覺已經成爲人肉塲所了

每一天晚下，昏沉的街燈初亮時，碎石子的道路，便立滿了塗着脂粉的灰色的臉子，怪苦痛的強笑着。

東北的女人，真是悲慘的啊！從九一八以來，日本人用新的手段，招引一班鄉下的女人，說是「到工廠裏來工作」，鄉下女子在農村破產中待着這個消息，當然是十二分快活，於是紛紛的溜到都市裏來，可是到了都市，就被吞進一間間的「夜樂部」，等到自己醒過來時已經身染重創，再也沒有勇氣回到故鄉去了！而且日本人是絕對不准還鄉去的，因此，落在苦海中的將近幾千人。

敵人暴行實錄

這裏的「夜樂部」和上海的妓院差不多。所不同的，上海的妓院主人是中國人，而此地「夜樂部」的主人却是日本老婆子。

日本的老婆子開辦「夜樂部」也要得到「警察廳」的允諾，不過這些婆子也都是「政府」裏職員的窮親戚之類的人物，普通生疏的日本女子也是難於辦到的。日本婆子得了允許的證明書，便可以開設起來，或者在繁盛的街道上，租幾間屋子，外面綺麗地裝飾着，於是便形成了吃人鮮血的「夜樂部」，「夜樂部」的女子；全是中國人，年齡大概在十四歲以上，三十歲以下，過了這個時期，說是不「錄用」的，一般女子到了這樣苦痛的地步，有志氣的便自殺了，所以「夜樂部」裏的自殺的統計，往往佔了全省自殺者的十分之八。

「夜樂部」開設了幾個月，其中大部份女子，都染了痛苦的梅毒，因此，日本的花柳靈藥，在東北突然盛銷起來，我們由此明白，日本人的罪惡的設計是怎樣的利害呵！